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四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遺書 外書

志學類

明道先生

解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以下論志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以下論學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性靜者可以爲學

學始於不欺闇室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
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
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微下不
過如此

學只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

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克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矣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勿忘勿助間。正當處也。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正已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忿懣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人患乎懣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

伊川先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以下論志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科舉奪志

做官奪人志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
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
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旣一定
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
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
也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
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

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脩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况欲爲君子者乎。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

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猶可。尚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適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以下論學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

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十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如此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開步及到峻處便逡巡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

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于身。君子弗學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其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

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其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

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敬義類

明道先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無間斷。以下合論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

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不愧屋漏是持養氣象。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不敬不正也。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

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敬勝百邪。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李願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

一久則自然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學者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存養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靜然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問集義
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寡爲君子小人之別義
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伊川先生

嚴威儼然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以下合論
敬則無已可克始則須絕四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失者唯誠敬而已此

處震之道也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着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

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之爲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

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待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公掞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知行類

明道先生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以下合論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
意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
禮而由于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道而已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

子貢之知亞于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也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

只着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伊川先生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慾二字

以下合論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

食鳥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

觀物理以察已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
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
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
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
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
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
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

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于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更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

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于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于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禮義。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有經傷于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于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

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思不勉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于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

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得行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无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處事類

附責躬

明道先生

靜居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以下論處事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

實無一事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聖人于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著些私客心在。便是廢天職。

太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職事不可以巧免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以入於惡流於一物

以物待物不以已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已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者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哉

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
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于戊己春
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
般氣
君子之遇事也無巨無細一於敬而已備細故以自崇非敬也
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畱胷中須如風動竹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於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
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便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

便是無義無命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以下論責躬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已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伊川先生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以下論處事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孔子旣知宋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旣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

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人能知此不爲妄動矣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凶知常而不知變者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常者也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

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曰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遺金閑志曰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嗟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

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嘆乎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識之。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如恕。

以下論責躬

人當反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

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

郭達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教法類

明道先生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

善養人材

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

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併意思
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
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

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旣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亦見橫渠集中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故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

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些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氣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竝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不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

儒宗理要 卷四

人雖睡着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然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獷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獷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櫟楚將自化矣。

謂張子厚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如孔子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

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伊川先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

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

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古之小兒。便能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信
卷五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同也

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

一作稟

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抑

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正爲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旣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已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勘會學制云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爲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求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

又云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

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爲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爲美事

治道類

附齊家

明道先生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以下論治道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

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天地生一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顓常愧此四字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
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
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
得人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
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
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劉安禮問臨民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
物

五畝之宅

田二畝半郭二畝半耕則居田休則居郭

三易再易不易

三易三百畝三歲一耕再易二

百畝二歲一耕不易歲歲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二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抹之義故亦可足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古今異宜不唯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于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吾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洶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

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關恃

一本無恃字此字下有非字

此中國之福也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着故得許多時寧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

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
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
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
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
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闖
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如

此

元豐五年
未樂城事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
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
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

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
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
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
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
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脩注
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爲
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
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
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

與立宗子法。

一年有一年工夫

以下論齊家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伊川先生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以下論治道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

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各分正則天下定。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雖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然言此屋可封者以其有敎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三月爲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爲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

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耨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比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鬪而已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治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用休閒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着得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

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胥吏之事也。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爲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

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用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二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于民可也。

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

者患人不爲耳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幕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

范文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告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

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以不廉。則曰俎豆不脩。

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

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權酷。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爲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饑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爲之。亦利不細。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乎。以下論齊家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

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事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

知之也。如必待形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

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耳

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敘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二程子卷五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遺書 外書

天地類

附鬼神

明道先生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以下論天地

乾陽物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
遂坤陰物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
能發散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

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爲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

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

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焚着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着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皆可鼓也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季冬行春令名之曰逆者子尅母也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
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
冥然而行者也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
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
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
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只
是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

信者耶此言極善以下論鬼神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無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故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病有此病服之卽應若理不契則藥

不應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理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卽有無卽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旣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伊川先生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以下論天地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爲主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定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

用休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識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

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於山川外。水土人身上討雨露。水土人身有雨露耶。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

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却非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

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有一作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

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闔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著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以下論鬼神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

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

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

聖賢類

明道先生

元氣會則生聖賢

以下合論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唯善通變便是聖人

聖人天地之用也

人有斗筭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

者斗筭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焚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工也

體道少能體卽賢盡能體卽聖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仲尼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

聖人卽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包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然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熟學得到上面

也。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與之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爲花花則未嘗不似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聖人之言冲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
日說將去旣庶旣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
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
意儘近理若西銘明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
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
蓋未見此書

荀子極是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
識性更說甚道

林希謂揚雄爲祿隱後人只爲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說
得是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孔明有王佐之才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揚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樂。或作學字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則有取。則蓋自是揚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一日二程先生侍大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奸雄中道

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爲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張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博雜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孟子喜甚。見饑寒者。食便不美。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二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若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

伊川先生

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以下合論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或問周公勲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石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有

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爲學也。

伯溫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問舜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

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之。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孔子歿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歿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

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者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亦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木塞源不能也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太山許多水然後爲海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其悔恨不能先知。遜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金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辟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

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叔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最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一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使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所見卑下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論。皆非其作。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韓退之作美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退之正在好名中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

明理却皆是大賢也。

未叔詩笑殺穎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爲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因見茂叔。茂叔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

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二先

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諱臣不得不退處李朴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答橫渠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堯夫詩須信書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
有人道來

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
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異時伊川同朱公揆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伊川因指面前食
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是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
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

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

邵伯溫易學辨惑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

同前

答晁以道書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

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着終不濟事

六經類

附讀書法

明道先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

奚益哉

以下論六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卽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

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始得。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函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豈不同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

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皆因說伐顓臾事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於郎潞公甚喜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使得性情之正

義理以養其心禮樂以養其血氣

蔡絛太羹鸞刀須用誠相副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

日不得飲湯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爲亂。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能不與古異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大呂黃鍾全冲和氣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曾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爲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

看。以下論讀書法

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興於詩便須見有着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詩可以興。顓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先生言詩渾不當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伯淳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二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學者多蔽於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

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謝顯道曰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伊川先生

古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人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治經

以下論六經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

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
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
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以此形
容天地間事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
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
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傅也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

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以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以此爲中

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如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大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綯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也。功力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尹彥明曰。伊川易傳序旣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彥

明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彥明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爲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旣坐，伊川復曰：子以爲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

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爲非爲監司者不怒爲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尹彥明嘗問先生春秋解先生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俟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先生彥明復請之先生曰當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不出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

一作人往玩索

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

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
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
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又問禮莫
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
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
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

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曰：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卽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人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

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時出之

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非特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七節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

之矣

堯之於民。匡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
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覲得者。須知二
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爲時也。
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爲患。常少。火之爲患。常多。龍見而
雪。可見寒。食禁人。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
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木各異。必据時
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問先生曾修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

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旣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其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

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以下論讀書法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

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好氣質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

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
事君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
意者也

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牾故文字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
害也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
方不能專對旣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
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
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

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問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則終看義理不見

讀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有疑方是進矣

此上三則亦見橫渠集中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

淳初到問爲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